**GERRARD SHAW STORY TRANSCRIPT**

杰拉德·肖的故事

**GS:** 谢谢。我们已经听了一些及其美丽动人的故事， 富足的言语。正如罗恩刚才提到的， 我是 Whadjuk Balladong Yued Nyungar 人。 我的奶奶，维多利亚·布鲁顿是Balladong 人。 我的妈妈出身在新诺尔西亚附近的 Catterby。从她， 我与Yued 土地有了联系。

在我看来， 每一个原住民，每一个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都在持续受到过去政策的影响。你应该有所听闻，就比如说，关于原住民在被拘留期间的死亡和原住民被剥夺应有工资的问题，以及我个人最同感深受的，关于原住民孩子被强制从家里带走去安置在白人机构或寄养家庭，也就是“被偷走的一代”。

我想你会从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关于原住民在被拘留期间的死亡的问题中找到这样一个声明：如果一个原住民儿童不愿承认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糟糕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被从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带走。正因如此，我曾经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经历不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经历，这几乎可以算是每一个“被偷走的一代”人的经历。过去，政府试图通过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包括道歉，报告，和调查。尽管如此，这些尝试都远远不够弥补也无法抹去“被偷走的一代”政策对“被偷走的一代”人所造成的伤痕。我同意辛迪所说的，“原住民之声”（公投）会让我们原住民督促政府用实际的行动去弥补过去对我们所做的伤害，而不仅仅只是言语。

我为罗恩刚才提到Walyalup所开心。弗里曼特尔市的本名（原住民语）本就是Walyalup。我是Walyalup 众长老之一。当Fitzroy Crossing 被提起的时候我也非常兴奋，因为那是杰克·肖叔叔的家园。我和Walyalup 和 Fitzroy Crossing 就是这么建起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是澳洲原住民的后裔，你就与这片土地建立起了联系，你就永远不会孤单，你永远不会孤单。但也正如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关于原住民在被拘留期间的死亡的声明所说的一样：如果一个原住民儿童不愿承认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糟糕的事情就会随着而来。

也是感谢刚刚被提起的玛丽（泰勒），她是我的侄女，也是我的长老。在过去20多年里玛丽一直欢迎我回到故土。早些年，玛丽把我保护在她作为长老的羽翼下，她持续指引我，教导我。她带我到Walyalup 去参加长老会议。对Walyalup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我只有高度评价。前市长布拉德·佩蒂就做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事情，比如发起改变澳洲国庆日日期的号召。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现在的市长汉娜也是。正如他们，Walyalup还有很多人想让Nyungar 人在很多能让更广泛社区去了解丰富的原住民文化故事和原住民创世故事的推广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对你刚刚谈到Cockburn 湿地中心的话题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在那里见过。没错，我在那里分享过关于“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和我个人的一些生命旅程。但你看，生命中最大的挑战就是那永远无法夺回那些失去的岁月。比方说，我的哥哥，其实也是我的长者，得给我他的许可让我在珀斯周围做“欢迎来到我的土地”的仪式。但是你看，他不仅从不刁难我，还让我做我想做的事。路易莎本想让我哥哥出席开放日那天的仪式，可惜他们没找着路。

也就在几年前，我们举办了“肖”氏的重聚。尽管参加的人并不多，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莱恩·克拉德。我的哥哥也在那里。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拥抱我。现在距离那次重聚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抱住我的那一刻。那一刻多么的美好， 就像我被他所拥有。就像那次我被玛丽阿姨抱住的时候一样，就像那次我被所有姓克拉德的人所拥有。他们给予我的是当时我所没有的，那就是我的身份认同。从此，我知道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事情。这是不应该被阻止的。因为如果身份认同被剥夺，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RB:** 我想我们可以就此打住。我觉得如果我直呼你的名字会显得我有点调皮。我还是叫你叔叔好了。叔叔，基于你的生命旅程和你与同胞的联系…… 你对那些在场的不是原住民的人试图找到各自对这片土地的联系的人有什么建议？

**GS:** 问得好！我觉得审视自己的内心是关键，你同意吗？我觉得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是这片土地的召唤。就像是他们的故乡在召唤他们一样，我觉得这片土地也在呼唤他们。这不仅仅只是意识上的联系，我们也要在行动上保持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如果缘分是注定的，那这段联系就会成形。

是啊，我觉得你说的很适用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我相信很多非原住民的后代也在叙说着很多属于他们自己被过去政策影响的故事。我记得那是我妈妈的年代，也就是1905年法案赋予内维尔先生掌控所有原住民孩童的年代。其实，我还挺感谢他所做出的“杰出”工作，毕竟他记录了跟他所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也是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对整理这些文件并且对它们进行学术研究。所有的文件都一箱一箱的堆在我家里。内维尔先生保留了每一封写下的信件，说过的每一句话。当时全部都是那些白人女性，你知道的，那些未婚生子的白人女人。当时未婚生子对女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耻辱。可是内维尔先生却把所有Nyungar女人送到麦场去当奴隶。不仅如此，他还反过来说这些Nyungar女人疏忽大意，不会也不愿意照顾她们的孩子。这怎么说得通！这些Nyungar女人被遣送到全州各地当奴隶，她们怎么可能可以一边做奴隶，一边照顾她们远在天边的孩子？

我不太确定这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关键还是人的内省，人的反思。尤其是看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我觉得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人要是愿意花时间去反省和反思，这就是最大的恩典。很多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对的。即使这样，它们也是我我反思和反省自己和世界的媒介。通过它们，我找到了我的侄女长者玛丽。玛丽对我说：“叔叔，欢迎回家。”这简短的一句话是我忘不了的美丽瞬间。也是因为玛丽我才会去默多克大学念书，我才会见到我的moort，我的家人。那是我旅程的开端，我的旅程到现在还在持续。不管怎样，我很感谢你们聆听我今天的故事，谢谢。